

大日本史

和書門	三二一六	二七	一三	五三
類	號	函	架	冊

和書	三二一六	五三	三八
類	號	冊	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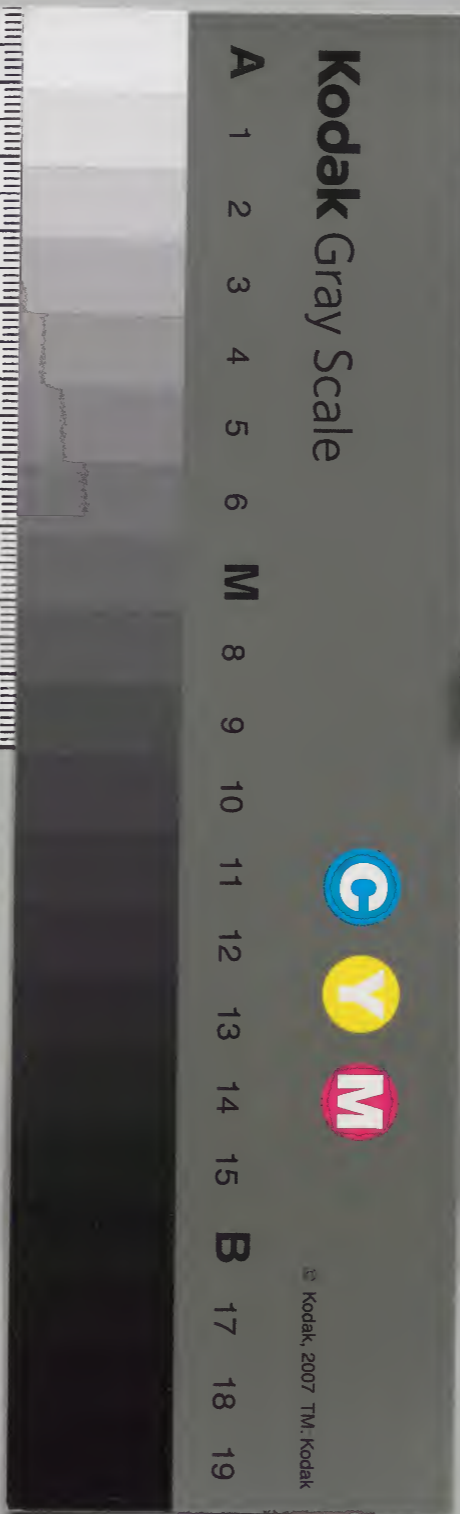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13216	
冊數	53 (44)		
函號	138	102	

番外書冊

四十八

史部

自一百五十四至一百五十一



大日本史卷一百五十一

列傳第七十八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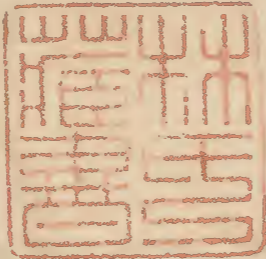
源義朝 子義平 錦田政家

源義朝左衛門大尉為義長子也驍武多勇

畧任下野守四年圖保元朝至相摸視故左典

任下野守之前然載籍不備不知具何時故

書初鳥羽法皇寵美福門院生近衛帝法皇



源義朝

鍾愛之使崇德上皇遷禪位於近衛帝上皇
意常怏怏久壽二年帝崩後白河即位保元
元年法皇崩上皇繼兵白河殿以圖再登大
位先是法皇豫知亂起手錄將帥十人名付
之美福門院義朝居其首旦命義朝及檢非
違使源義康等衛護禁內及難起為義師賴
賢為朝等諸子赴白河殿保元
物語義朝獨赴禁
內時聞白忠通已下公卿會議不決計無所
出義朝恐失軍機屢趣之愚
箸帝召義朝詔

謀義朝奏曰軍機非一而掩敵不備取勝於
一時莫若夜擊臣聞南都僧徒驅吉野十津
河兵今夜已次宇治明朝方入京師及敵軍
未集擊之易為功也帝從之敕曰汝棄親赴
義其志可嘉今授以大將之任輸忠建功他
日計汝昇殿如所請焉義朝曰士之赴戰場
何期餘命若蒙敕許即今昇殿以諧宿願戎
服進昇殿階少納言入道信西白帝曰義朝
曾祖及祖父雖聽昇殿父為義見為檢非違

使而今以其子俄聽昇殿於國典恐有虧損
 帝曰撥亂靖難班武將而何莫必拘常制元保
 詔義朝感喜還營以所持鞭車繫之車傍兵
 士怪之義朝曰我今日得昇殿若損命敵鋒
 誰知有此賞故然京師本保元物乃率精騎
 四百餘今係元物師諸異本兵數各異陣大炊
 御門河原安藝守平清盛陣三條河原東堤
 兼夜並進攻之賴賢為朝邀戰義朝縱兵急
 擊為朝等退守白河殿既而天曙義朝馳使

奏曰臣等肉薄攻之而守禦甚固若用火攻
 必得速捷只恐延及法勝寺是以不敢報曰
 須隨便宜若其伽藍破滅何足顧慮於是縱
 火上風燒之白河殿遂陷物保元上皇出奔義
 朝追之不及聞敵兵猶匿法勝寺就索之又
 不得請焚之不許京師本保元物義朝詣關
 羨捷帝賞功為右馬權頭義朝缺望乃羨陳
 先祖滿仲嘗忝此官今幸踵其武然彼為左
 馬臣為右馬建不世之勳者非所以為面目

也帝不獲已除左馬頭藤原高季為左京大
夫以義朝代之既而帝令清盛搜索為義及
其諸子為義病不能遠遁潛來義朝所析生
是時清盛叔父右馬助忠正及其諸子亦應
上皇徵及軍敗就清盛請降清盛雅與忠正
不恟且欲使義朝殺為義遂斬忠正帝命義
朝殺為義義朝屢請宥之帝怒曰清盛既殺
叔父汝何拒命若遲回朕命清盛殺之義朝
悲懼不知所為召其臣鎌田政家曰今後詔

旨則面犯五逆之罪否則忽為違敕之臣為
之何如政家曰是事至重臣子之所難得言
然判官殿已為朝敵終不可免戮與其死於
他人手不如自為之義朝意決令政家約為
義曰義朝清盛戰功有何優劣不意朝議復
出於清盛下義朝亦何顏面堪之將奉大人
奔關東恐道路梗澁不宣群行義朝當由驛
路大人宜自紀伊舟行為義信之乘車出行
至七條朱雀政家斬之義朝奉首詣關

京師
原

本保元物詔曰義朝召政家詔之政家云云
 義朝曰然則汝圖之政家曰公自言之義朝
 乃歛身命為義曰不測之變將至大人此恐
 當以身命百方贖之惟大人不宜有此恐招
 詔言醜後福曰義朝有東山庵室大人暫移居
 焉為義大悅曰人之至室無過子者誰以我
 身救他入之命而錄之尋殺其第五人一門
 本與見行本台今後之尋殺其第五人一門
 源氏譏其滅親清盛舉族受重賞因緣信西
 羽翼漸成義朝嘗欲壻信西子是憲信西不
 許曰我兒學生不宜壻於卿詞色矜傲義朝
 銜之及帝讓位於二條帝仍躬機務寵臣藤
 原信賴雅與信西相嫌惡知義朝內懷不平

欲引為黨謀除信西每見義朝好言過之曰
 我今當塗為子左右之國莊官階何望而不
 允義朝悅而深相結託平治元年十二月清
 盛與子重盛如熊野信賴以為得時乃說義
 朝曰信西以上皇乳母婚寵幸傾時政無巨
 細皆出其意我所奏議每謂火為水實讒佞
 諛僻之尤者也使彼久與事權遂成禍基且
 上皇亦頗厭之然眾迹未著是以隱忍而已
 清盛與彼有姻緣每欲讒害源氏當今之世

子亦不能保終義朝曰保元中以親族屈白
 河殿誅死殆盡今我孤立宣清盛乘此衰弱
 構讒我亦固知之矣明公有此舉時不可失
 宜決存亡於一舉我族賴政光基等亦常窺
 此隙明公宜招之相謀信賴大悅即贈以寶
 刀駿騏義朝謝曰戰陣所貴莫若馬乘是龍
 蹄突陣何向而不摧破乃乘而還信賴追贈
 廬甲五十領既而召賴政等密告其意賴政
 等曰一族大將既應公舉僕等敢不率從遂

台謀而舉兵義朝與信賴帥五百餘騎直進
 犯三條殿因風放火百司宮女死傷奔竄焚
 信西西洞院宅意信西愛容逃出多殺婢妾
 繼帝及上皇於宮中信賴據禁內自為大臣
 大將以義朝叙從四位下與之播磨仍任其
 守平治物語後四以其子藏人賴朝任右兵
 衛權佐恩補鈔公清盛遙聞變急還京師大
 綱言藤原經宗與檢非違使別當藤原惟方
 台謀奉帝潛幸清盛六波羅第上皇亦中夜

大正史 卷之百五十一
微服獨幸仁和寺信賴義朝大懼疑有將士
亡去者獲籍見兵有二千餘騎義朝又案賴
政光基懷攜貳心欲誅除之恐其致內亂而
止遂閉陽明待賢郁芳三門開昭明建禮二
門揭白旗二十餘旗兵士墮咽南殿前後諸
壺請盛使重盛賴盛等將兵三千餘騎攻之
重盛身分兵一千餘騎向待賢門信賴懼怯
不放一箭棄守而走重盛進至大庭掠樹下
義朝大呼曰惡源太在乎信賴怯弱既已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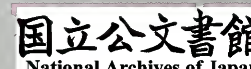
敗汝速擊却之義平乃率鎌田政家齋藤實
盛等精銳十六騎疾戰却之賴盛政郁芳門
義朝縱橫奮戰賴盛大敗而太乘勝進攻六
波羅時賴政已屬官軍義朝士馬俱疾所率
止三十餘騎官軍窺間更入禁內義朝進退
失據欲決死於一戰政家固諫不得已引兵
而退官兵跟後至三條河原政家謂將士曰
頭殿今為有所思故避卿曹留此暫為後拒
平賀義信旋馬力戰義朝歎其勇敢曰仇我

九
卷之一百廿一
麾下衆至執鞭之卒無復不徒者勇士可惜
汝等相與救之佐々木秀義首藤俊通等競
進接戰俊通戰沒義朝得間而奔比至千東
陰比叡山西塔僧徒群聚遮路以齋藤實盛
奇策僅得過去信賴亦未會欲與俱東行義
朝怒曰卿首舉大事不及一戰何面皮之厚
來對我乎乃揮鞭敲其頰信賴詰塞又會橫
川僧徒立砦龍華越要之後士皆下馬破鹿
角而過僧徒佯射如雨叔祖陸奥六郎義隆

中天而死義朝命收其首子朝長亦被重創
義朝大怒厲衆奮擊殺傷甚多僧徒潰奔進
至堅田浦視義隆首悽愴謂左右曰八幡殿
之遺体獨於斯人見焉今喪是懿親我益無
憑因揮涕自沈其首於湖水欲直渡湖風濤
盛起轉取路勢多謂後士曰此行不宣與衆
俱卿等各易路而去夙誓不渝再會有日咸
固請從義朝不許實盛等二十餘人自此辭
去唯義平朝長賴朝及式部重源重成平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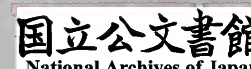
義信政家金王從之行至鏡驛聞敵守不破
閉更自小關抵小野時大雨雪馬絀慄不前
義朝及從士皆脫甲徒步艱苦辛楚繞至美
濃青墓驛投富媪大炊家義朝嘗孽大炊女
延壽生一女以故大炊供給厚至邑人聞之
群起圍之重成謂義朝曰我當死於此為公
潰圍乃單騎衝突射殺十餘人遂入林中詐
稱義朝自縊其面刳腹而死錄是義朝得脫
欲往野間內海就長田莊司平忠致乞鎧馬

而赴關東義信曰忠致雖多資力而其人趨
時附執情偽不可保義朝不從曰忠致政家
之婦翁也我保其無他君莫深猜疑遂決意
赴焉然道路梗塞不得輒至野間義朝患之
有大炊兄平三真遠剃髮稱鷲栖源光平治
源光作玄光而為
大炊弟今從東鑑素以伎聞以政家計遣金
玉與之相謀平治
源光悅而具舟載義朝政
家尋覆之以柴將送野間自株瀨河下而過
折戶錦倉本平治
物誌作折津津吏疑而止之源光為不



聞而過乃放矢射之源光廻船抵岸津吏入
船發柴搜索將及所源光窘迫意欲令義朝
自裁故謂曰借如義朝至奔敗亦從者不下
二三十騎何依託孤僧鼠伏柴船中縱在必
不為卿等獲度已自殺矣義朝耳語政家曰
源光勸我死政家曰姑待之津吏亦不深突
而太京師抄厚羊井錄明日至内海忠致待
之甚厚義朝欲速登忠致回留曰明日元旦
請過三日而發義朝不能違其意遂信宿忠

致與其子景宗密謀殺義朝及三日月夕為具
湯沐伏壯士三人於福室窺隙刺之時金王
帶兵侍浴以故不得發義朝求浴衣久之不
進金王自往取之壯士得間而入義朝曳倒
其一人二人自左右刺義朝殺之時年三十
八愚管鈔以晚命政家斬首政家昂斬之相
繼自殺乞從諸金王走還立斬三人源光金
王覓忠致父子不獲乃殺傷數十人而太忠
致傳義朝首於京師梟之於左獄擗樹平治



百鍊 石紐五亭者嘗被義朝恩顧因請具首

瘞之左獄門側盛衰記 洎賴朝霸業成奏朝建

一伽藍造廟其中後白河法皇敕索義朝政

家之祐顧獲諸東獄門側使檢冰遣使大江

公朝送于鎌倉賴朝素服出稻瀨川迎之創

勝長壽院收葬之京鑑

子義平朝長賴朝義門希義全成平治物全

治平 義圓範賴義經賴朝範賴義經竝自

有傳朝長任中宮進叙從五位下系圖平及

義朝敗後至龍華越與橫川僧徒戰矢中其

股拔之復戰及抵青墓與義平俱受義朝命

募兵於甲斐信濃義平已發朝長向被重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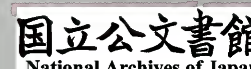
逢遇風雪至是苦甚已發復還義朝怒曰賴

朝雖幼於汝而不如此軟弱汝宜留于此朝

長曰兒創甚如為追者見獲必遺大人之羞

願大人手及莫煩後慮義朝曰我以汝為怯

今聞是言真我子也將斬之大炊延壽邊救



之義朝曰今兒激勵也納乃而退義朝又幸
 朝長臥處謂曰汝自處何如朝長曰固決於
 心唯待大人命義朝密刺殺之覆衣而出大
 炊見之瘞其骸於箒中後賴盛將平宗清發
 墓傳首京師平治物詔義朝為宮內丞右兵衛尉
 早世平治物詔希義居駿河香貫義朝敗後其舅木
 工頭藤原友忠送之京師平治物詔見行本
人名今從源干土佐氣良邑東鑑氣良却未
京師本有名字平族名之曰希義以其居氣良插氣

良冠者及賴朝起兵平族命州人蓮池家網

殺之平治物詔家網作家光長門本家網至

希義所居告之希義曰我為先人日誦法華

今日未終遍汝暫緩之家網許之希義徐誦

經二卷畢自殺送首京師平治物詔有子曰隆盛

後為殿富門院藏人平治物詔全成小字今若與義

圓義經同產也其母常盤舊為九條院雜仕

及義朝敗常盤携三兒逃匿宇多龍門里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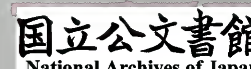
盛搜索不獲逮捕常盤母常盤聞之携三兒

自至六波羅請盛見常磐所麗心悅之密挑
 之常磐不肯清盛曰後我則三兒得活否則
 速殺之常磐不許其母泣勸之常磐不得已
 從之由是今若等皆獲不死後為僧名全成
 居醍醐性懦悍人呼曰醍醐惡禪師平治物
語按系
 與弟義圓被以仁王令旨往屬之東鑑平
治物語居
 遠江阿野稱阿野法橋平治
物語建仁中有人告
 其叔賴家使武田信光捕之放於常陸尋命

八田知家殺之斬其子僧賴全於京師東鑑有
 六子賴保賴高賴全時元道曉賴成系圖按
系圖時
元作隆元
今後東鑑時元稱阿野冠者兼久元年鳩兵
 於駿河自宣言奉密旨管領東國平政子命
 北條義時遣兵擊滅之東鑑義圓初名圓成小
 字乙若為圓慧法親王坊官稱卿公及賴朝
 舉事與兄全成往屬之率兵一千騎從叔父
 行家防平軍於尾張墨股河爭先單騎夜渡
 河為平軍邏騎被殺平治
物語盛
記平家
物語

義平年甫十五與叔父春宮帶刀義賢戰于武藏大倉斬之台記要記也呼惡源太及平治乱起義平從錄倉馳走京師時信賴恣署諸將士亦欲授義平官義平辭曰屬保元之亂叔父為朝邊任藏人然以其不急之授辭不受實合時宜職滅信西待世寧謚領國任官亦不為晚嚮在錄倉士卒憤呼惡源太宜仍舊稱願假我少從卒要請盛於安部野擊其不意鑿盡之信賴曰言甚麤猛何遠馳安

部野疲馬足為予惟宜待至京師圍擊滅之竟不從重盛攻入待賢門信賴惶怖未及排陳而退義朝怒令義平防之義平與錄田政家後藤實基佐佐木秀義波多野義通三浦義澄首藤俊通奈藤實盛岡部忠澄猪股範綱熊谷直實平山季重金子家忠足立遠基平廣常閑時負片桐兼重十六騎俱進義平謂左右曰彼擲擣句鎧而乘黃赭白馬者重盛也卿等以擄大將為先莫注目於平武者



躍馬而出縈攬五百衆直赴重盛大戰大庭
椽樹下環左近櫻右近檣追之七八匹重盛
不能支引退大宮巷再率新兵五百騎又攻
入椽樹下義平遙呼曰我及子為源平嫡曹
西兩無媿匹敵請與我決死又驅逐五六匹
十六騎競前追之重盛又引兵退大宮巷義
朝遣又詣責曰汝防禦失方敵兵累至盍擊
卻之義平又與十六騎出大宮巷大衝擊之
敵兵魚潰重盛與其臣與三左衛門景安進

藤左衛門家恭走義平與政家追之至二條
堀河將及之義平之馬躓而伏重盛已踰隍
政家發矢射之甲堅不入義平曰射馬政家
射之重盛落馬立屋材上兇整墜政家迫之
景安適當之義平馳至刺景安重盛將與義
平相當家恭即進馬與義平搏政家乃刺家
恭重盛得間走歸六波羅時窮陰返寒雨水
鞍政家手凍不得攀義平教之刻鞍而上鞍
設手形自此始矣義朝既卻賴盛前攻六波

羅義平將赴之時賴政頓騎三百餘于六條
河原觀望不進義平怒曰賴政首施兩端視
我勝敗不可不先擊之率五十餘騎觸擊賴
政敗績遂奔于清盛義平攻入六波羅門內
清盛親督兵出戰交戰移刻而義平麾下自
日經數戰銳氣稍衰平軍交進防之義平遂
不得攻破歛兵而退及義朝敗走後至美濃
青墓義朝命義平朝長募兵諸州義平赴北
國招募比至飛驒來屬者稍多及義朝凶問

至衆咸離散義平亦將自殺既而以為深讐
未復丈夫豈徒死于潛滯京師覬覦平族有
義平之舊臣志內景澄素微賤不為人識以
故義朝敗後委身仕平族以俟時變偶逢義
平與諾大喜謀以義平為己奴出入六波羅
義平躬執廁役景澄僦舍三條烏丸居停庄
人熟視義平舉動以為非常人景澄又每食
不令人視主人益疑竊從障間窺之則景澄
易饌而食主人告之六波羅清盛遂難波經

房率兵三百圍之義平拔刀躍出立斬數人
跳登屋上忽爾不見經房不得逮之獲景澄
歸義平草攻露者累覘平族物平詔備嘗難苦
覓故舊於東近江將投其家途過逢坂因卧
山中曾經房詣閉明神視義平臥以兵五十
騎圍之義平蹙然起應之經房射中其臂義
平不能揮刀兵衆塚堆遂虜之以歸六波羅
坐之於緣上義平怒曰我雖年窮就虜何為
居緣上即自起入座請盛出而面之曰向卿

被圍於烏丸能破三百騎而出今為五十騎
見虜何勇怯頓異乎義平笑曰是命也卿亦
運衰遂至於此我為勅敵不宣久治疾斫本諸
物平詔即斬之於六條河原時年二十臨刑罵
曰保元中多殺源平將士每以夜分今白晝
殺我乎如何無狀也嚙使信賴用我言乎奴
無遺類矣經房曰公何饒舌義平瞑目曰汝
善斬否則我必為雷震殺汝等未幾經房果
震死也以為其崇焉錄倉本平治勿詔經房
作經遠盛衰記作經俊

而一谷之核右經遠經房尚存未
始後十訓折及京師杉原半井諸
詔物

錄田政家初名正清相模人藤原秀卿裔也

系圖係父政宗為隴口事為義號錄田莊司

政家傳繼事義朝以勇敢聞傳早分那政家作

本係元物詔杉原後白河殿之役及為朝出戰

義朝欲自當之政家扣轡止之曰主將豈自

輕如此乎義朝不聽政家乃麾兵士遮留之

奮身赴敵適有逸馬政家就視之鏃貫鞍大

如鑿以為為朝所射義朝曰彼年少筋力未

可至此是必詐設以怖人也汝一戰挫之政

家乃率百騎呼自名進為朝詔曰爾乃一家

郎後不足當吾毅政家曰昔為一家主君今

則八逆之兇徒不討何為乃射中其胃為朝

大怒率領藤家末等猛士二十八騎來逼政

家度其鋒不可當引眾避之為朝亦不究追

係元平治之亂信賴獎政家為右兵衛尉約

曰此戰得勝當酬以上總汝其勉哉及重盛

大百本史 卷之百五十一 六

大百本史 卷之百五十一 六

攻待賢門政家與後藤實基等十六騎從義
平力戰卻之義朝攻六波羅戰不利欲決死
於一戰策馬赴敵政家當馬諫曰自古雖稱
源平兩家世殊以源氏為最勇然而今日之
戰矢竭力折士馬皆創以此進擊必艱於得
利若終命於卒伍之間流屍於戎馬之蹄非
膏貽羞千載諸公親黨解體相率從敵不如
暫晦迹山林使敵不能莫枕也義朝從之政
家後至尾張野間投其婦女平忠致家義朝

遇害政家時與忠致飲聞變將起座行酒者
拔刀斫之政家輒奪其刀還刺之忠致子景
致自後斬之時年三十八平治物詔子盛政稱藤
太次光政稱藤次事義經與佐藤繼信忠信
齊名世稱義經四天王盛政戰死一谷光政
與繼信同戰死屋嶋義經甚哀惜之以所愛
駿馬名薄墨施之僧為令寫經立率都婆盛
記平家建久中賴朝憫政家嗣絕廣求其胤
物詔得一女賜志濃畿田名部二莊以酬政家之

功鑑東

大日本史卷一百五十一終

大日本史卷一百五十二

列傳第七十九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細條 校

平清盛上

子基盛 宗盛 重衡

平清盛刑部卿忠盛長子 公卿補 任系圖 母白河帝

官女獲幸有身帝出之賜忠盛曰所生女耶

朕叔之男耶汝養以為子令肄弓馬而承緒

業 盛衰記 按平家物語 詔母 氏與此異說見忠盛傳 清盛生而夜啼父

母患之一夜其母夢和歌右祥兆盛衰記曰與

陀毛利多天與美妬利古波幾與久佐加布瑠

古登毛古楚阿禮平家物諸見行本交諸異本

美妬利古波作須惠乃與波長門本平家物諸

作古乃古遠波頭有異同盛衰記考態野神之

歌平家物諸請異本為因名曰清盛長門本平

白河帝御製亦非無疑

年至三歲忠盛從帝幸熊野過絲鹿山招道傍

零籛子獻之作歌寓意帝曉其音續成之盛衰

家物諸○盛衰記忠盛作歌曰波布保妬再以

毛我奴加古毛奈利再計利帝續成之同多陀

毛利斗利天也志奈比再世與平家物諸見行

本志盛歌作以毛我古波波布保妬再古楚奈

利再計利南都一本波布保妬再古楚作波忠盛

良波布保妬再一本波布保波也波布保妬再忠盛

後娶藤原宗兼女生二子右寵藤原氏清盛出

依播磨守藤原家成大治四年為左衛門尉盛

記尋叙從五位下任左兵衛佐補任中保延中

遷中務大輔兼肥後守累進從四位上補或言

曰清盛年尚少非華族何叨榮位乎鳥羽法皇

聞之曰清盛之族豈在人下蓋謂其實為白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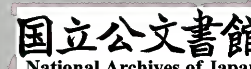
帝子也盛衰記乎久安二年進正四位下任安

藝守補將拜熊野社路經伊勢阿濃津有鱸魚

躍入舟中又賀之曰昔白魚入周武之舟以為

嘉瑞今公獲之豈非神之所眷佑乎清盛喜
手自割之與從者共食焉平家物誌保元元年上
皇集兵白河殿叔父右馬助忠政及源為義
應召初鳥羽帝預知亂作親書下野守源義
朝以下十人姓名以備守禦以清盛有具父
忠盛奉旨上皇皇子之嫌故不預焉然以其
彊宗也將美福門院稱遺詔召之乃與義朝
帥兵攻白河殿及白河殿破救清盛捕為義
清盛搜索未能得為義忠政窘迫出降忠政

就清盛乞宥死清盛雅與之不協且其意以
為我斬忠政朝廷必使義朝斬為義然則義
朝以已切贖父罪朝議若宥之我則以斬叔
父固爭也遂殺忠政義朝亦殺為義平家物誌清
盛以功任播磨守尋除太宰大貳補任保元
平家物誌平治元年冬右衛門督藤原信賴作
亂以義朝與清盛有隙誘為謀主矚清盛詣
熊野發兵逼皇居比至切部宿愚管抄作子
弟自六波羅騎使告變清盛惶惑欲先詣熊



野而後圖之子重盛切諫之而決志歸京師
然患士衆之寡遣使熊野別當湯淺宗
重徵兵清盛聞義朝子義平擁兵安部野曰
衆寡不敵宜暫避之四國召聚兵士以討賊
也重盛又諫之路遇六波羅使知安部野非
敵而我兵來迎衆皆踊躍入京師平治信賴
入居禁內分將士守宮門清盛佯致名簿於
信賴以示無他忠換非違使別當藤原惟方
遣非藏人藤原尹明陰與清盛謀夜放火二

條大宮賊兵捨宮門來救於是帝佯婦人車
取出薄壁門幸六波羅第愚管抄平治清盛遣
騎兵三百迎乘輿公卿百官相踵而至平治
關白基實信賴妹婿也人皆疑其攜貳基實
之至也藤原公教勸清盛曰關白來清盛颺
言曰攝籙之臣不來則可召今來亦宜矣衆
皆壯其言愚管抄及將發帝諭清盛曰汝令將
士佯走示弱賊必為兵出關因連入擄之莫
令宮城宿兵變也清盛奏曰信賴心魄夷滅

指掌若具兵燹則無可奈何然聖旨嚴重敢
不罄愚計乃遣重盛賴盛等將兵擊之戰酣
引退賊果悉兵追之官兵遂入宮信賴義朝
狼狽失據義朝還攻六波羅清盛大駭倒著
兜鍪左右言之遽為之辟曰至尊在此我不
欲背之而已乃登北臺指麾士卒賊兵急攻
矢下如雨官兵退縮清盛大怒督勵將士身
自當之賊軍敗走平治清盛大入禁內收名簿
曰昨日予焉今日取焉大笑而出信賴

已伏誅帝進清盛子第官爵盛義朝
走尾張為長田莊司平忠致所殺清盛急搜
索其諸子獲賴朝於美濃欲斬之以其後母
池尼苦請流之伊豆平治時義經尚在襁褓
與二兄從其母常磐匿宇多龍門里清盛覓
得常磐母訊鞠之而不得常磐聞之携三兒
自來就囚常磐資性辨慧進退詳萃清盛悅
之納為妾申是三兒皆得不死盛是
歲日向太郎通良及干肥前盛清盛遣

係人筑後守平家貞討之永曆元年以平肥
前賊切叙正三位尋任參議明年兼右衛門
督檢非違使別當為攝中納言補任盛應保
二年叙從二位兼皇太后宮權大夫永萬元
年任攝大納言補任是秋帝登遐諸僧綱會葬
延曆興福二寺幸次攝兵京師訛言上皇密
詔僧徒討清盛清盛子弟會議六波羅聚兵
守備上皇大驚幸六波羅自解諭清盛陽病
不出上皇還宮謂近臣曰浮說一出京師動

搖此言出於誰乎有西光者進曰天道無言
令民言之驕而無禮者天之所惡平氏其亡
乎侍坐者皆竊然而罷高倉帝即位以其幼
冲上皇又知萬機清盛妻平時子皇太后之
姊以故勢焰增熾上皇稍嫉之然不得制積
憤難發專事佛教清盛心竊喜焉盛衰記平家物語
仁安元年叙正二位拜內大臣二年陞從一
位太政大臣賜隨身兵仗聽輦車出入宮中
不歷左右大臣直為太政大臣者前此止藤

大日本史 卷之百五十二

原信長一人而已補任王海無何上書辭太

政大臣兵仗輦車許之敕賜幡磨印南野肥

前梓島郡肥後御代南郷土比郷等為大功

田傳之子孫世世無絕補任三年疾病詔行

常赦百練剃髮法名清蓮尋改靜海王海補

記靜海或作淨海世稱太政入道常造別館

於西八條彈極土木盛衰其第多莖蓬

因號蓬壺盛衰天下政事一經其手權濫驕

溢上下苦之自知有議己者選童子三百人

以為耳目截髮詭服執梅枝臂小鳥翼著赤

幟出入禁門不通姓名填滿街市伺察隱伏

凡所見聞皆歸報之靜海聽信其言淫刑濫

罰頗多一時為之震懼呼曰惡皇京師騎乘

者皆枉道而避之其孫資盛路值攝政基房

不下車基房從者責其無禮而辱之靜海大

怒曰雖堪聞大臣之貴何無憚於我也乃伏

甲士於路覘基房出擊破其車截從者警以

報之帝為之輟朝三日兼安元年靜海遂其

大日本史 卷之百五十二

女德子為女御既而立為中宮是為建禮門
院 玉海盛衰記 治承元年 卓盛宗盛兄弟對

為左右近衛大將時上首者皆怏怏不得志
法皇執事權大納言藤原成親亦僥冀而不
得因與西光以法皇密旨約結源行綱平康
賴等會于法勝寺執行後寬鹿谷山莊託事
燕集謀滅平氏法皇亦欲蒞之法印靜賢諫
而止初西光子藤原師高為加賀守目代藤
原師經燒涌泉寺白山僧徒就延曆寺訴之

法皇使座主明雲和解之僧徒不聽朝議不
得已諫師高師經法皇不悅西光乘隙譏明
雲處諒靜海嘗受菩薩戒于明雲約為師弟
以故延曆寺僧徒乞救於靜海靜海欲奏請
留之至則法皇不見明雲遂赴配所僧徒追
而奪之法皇怒命將士伐延曆寺靜海不肯
奉命法皇特赦成親舉兵成親以為得機會
意益壯源行綱洵約馳詣福原告之

記 平家物語 治承元年 卓盛宗盛兄弟對
海時在西八條第誤字從玉海顯忘王記盛

袁靜海大驚急歸京遣摠非違使阿部資成
於法住寺殿就大膳大夫藤原信業奏之法
皇錯愕少焉曰朕所知也乃收西光靜海
臨視大罵西光亦詔而己靜海怒而蹴其
面拂治備至遂得其實立命裂曰又遣使誘
致成親囚禁邸中罵辱責讓於是靜海著戒
衣操薙刀意氣怵怵呼腹心肥後守平貞能
謂曰我取嫉於人豈以官階踰涯乎乎夫田
村麻呂菊田麻呂子而建切東征陞為近衛

大將此外樹功預賞者不為不多豈我一入
而已我竭刀王室非一昔厲保元之亂右馬
助已下親族多應新院之召且一宮故刑部
卿之所奉育而我亦不能忍然以故院遺
詔身先禁旅戡定禍亂平治之亂信賴義朝
之凶勢殆不可敵當此之時自非我忘身奉
公國家其殆哉撥亂靖難使官家有今日是
誰之力若見錄此功則迄于子孫宜賚恩宥
何況於我身乎今偏信成親等譏忽欲滅我

門尚微行細則我豈得安然嗟乎法皇舉措
輕躁如斯他時若有北面下嚙寺再進姦計
而院宣一出則我得賊名悔之無及不如先
事圖之我今欲轉移法皇於鳥羽宮惟彼北
面寺或有枝梧汝宜號令士卒保為警備於
是一門衣冠悉著戎服將士磨至靜海謂若
告重盛必不從我然事不細不可不使知也
乃召重盛至則烏帽直衣靜海心慙然不遑
政服起尚素絹而出手頻正襟至縫裂而甲

見後容言曰推問西光備得頭狀成親奸謀
實出于法皇近來櫻扇小入近習宮闈僥倖
承望之所致也今欲移法皇於他所以除禍
本重盛多方諫之事遂寢既而斬西光於朱
崖卷身首梟首二字翌日流成親父子及其
黨皆置遠惡處無幾遣人殺成親二年中宮
有身靜海冀其皇子禱嚴島祠月一造焉是
冬皇子生靜海喜極而天人以為不祥初中
宮產難法皇時將幸新熊野先入產室誦經

護持既而少婉法皇喜而出静海追上書謝

之因獻砂金富士綿各一千兩法皇怒其似

布施擲書曰朕為駿者亦足以活一身盛衰記平

家物三年皇盛薨法皇與閑白基房謀收其

封戶王盛故攝政基實政所薨又收其莊

園王盛基房奏請以其子師家超次為中

納言王盛基房兄子基通静海女壻也亦憑

静海請之因為懇請而不得盛衰是冬静海

率兵士數千騎自福厚入京師驚駭王盛

重衡以父命白帝曰臣觀時勢心不自安若

一旦得罷悔而無及今欲奉東宮中宮以竄

匿避微也帝大驚遣中使慰諭即停基房以

子官職以基通為閑白王盛基房聞静海抵京

師謁法皇曰臣與静海有隙實起自資盛當

時静海忿怒不已殆至暴橫然紛解難排者

實賴重盛自重盛沒静海無復所憚欲身心

於臣若見放逐長違天顏也因灑淚嗚咽法

皇愀然曰朕亦不自安也乃遣法印静賢諭

靜海靜賢就家臣傳命曰比年又心軌搖朝
野不謚唯公上下所倚賴不能制又尚可何
至自為如此如聞有憾于朕是何謂也豈人
之有間而然耶若有所猜宜披陳悃愾而不
遺所蘊靜海不出拜命日將暮靜賢請歸使
知盛對曰靜海老德不復解事奉仕院中自
揣無益靜賢將出高呼曰賢相名臣蹈天踏
地靜海聞之乃呼還之輒然曰卿方成親謀
奸能覺事機而止鹿谷御幸是我所以而卿

也夫保元平治之亂忘家勤王討逆締難是
皆人之所知然遺舊勳勳輒猜忌輕信近習
之讒欲滅我門命運未衰幸脫禍機日夫重
盛歿而未過七七有八藩御遊法住寺殿御
會重盛重義盡志是皆與議之所在白賜封
越前也命至子孫永傳然而歿後輒見削奪
死者何罪終至於此及中納言缺我為二位
中將請而更以閑白子為之若我所請縱無
例據應以特恩見聽况夫中將云宗子云位

次於此年乎何有竊聞這院內近習共謀不
良實出於院之敵慮縱我有眾戾猶將蒙七
世之宥黜垂七旬屢將誅戮我身且不能保
子孫得復立朝哉嗟乎老而喪子猶朽木無
枝重盛歿後舉朝踈作自知老夫所為不副
聖旨殘喘無幾絕望於世夫不孝子父母尚
慈之况重盛忠孝才德兼備乎老父抱此憂
何不賜矜憫言訖泣下靜賢亦歔歔者久少
選為說逆順且慰且諭靜海心稍解禮而遣

馬

盛衰記

家物記

平

俄而奪公卿以下至北面親近

法皇者三十九入官職出基房為太宰權帥

係前太政大臣師長于尾張逐權大納言源

資賢于關外於是遣宗盛圍法任寺殿幽法

皇于鳥羽宮

王海

百鍊

針山

槐

記

又

使

宗

盛

啓帝曰自今而後事無巨細一決聖心是日

往福厚

盛衰記

平

家物

記

無

幾

還

八

條

等

皇

太

子

避

方忌于八條等獻太平御覽三百卷自宋所

得也

山

槐

記

明

年

靜

海

今

皇

太

子

帝

位

是

為

安德帝上皇尚富春秋亦非有他故入畿其
專恣上皇以靜海崇信嚴島神欲幸之以得
其歡心先取旨靜海靜海悅之遂幸焉山王榻
記盛衰說是夏源賴政勸以仁王謀滅平氏
平家物語乃使源行家齋令旨歷說東國與諸源約結
行家先至伊豆令源賴朝起兵東鑑盛衰記
平家物語初行家匿居熊野新宮及赴東國與那知新
宮僧徒約起兵相應本宮別當境增素與平
氏好學其徒攻那知及為所敗遣使告之福

原靜海來六波羅與延臣議遣檢非違使襲
高倉宮靜海初未知事出於賴政賴政子兼
綱亦在遣中以故賴政先知之使王遁園城
寺僧徒戮力守之賴政與僧徒謀謀延曆興
福二寺請援二寺許應焉靜海大集將士計
議用上總介藤原忠清言以來貳萬石絹三
千匹喻延曆寺僧徒以故延曆寺僧徒離畔
盛衰記賴政度難久支奉王赴南都靜海
家物語遣子弟將二萬餘騎進擊之於平等院王及

賴政敗死 王海山摺記東鑑 靜海嘗疾平安

城隣於敵山南都而僧徒屢犯京師欲遷都

於福原 盛衰記 是歲六月遂徙馬宮殿未

成權以第賴盛第為宮既而復徙己第入情

前驥物議紛紜 王至 是繼法皇於三間板屋

先是以宗盛解譬自鳥羽宮徙八條鳥凡稍

寬其禁及以仁王事起禁防益固進膳止朝

夕而已人卒曰宰御所靜海欲造大内裏於

新都使大納言藤原實定參議源通親等相

攸輪田規度廣衰土地狹隘置坊止可一條

至五條更使前權大納言藤原邦綱課周防

造里内 盛衰記 是月靜海夫婦准三后賜

年官年爵直私第者服飾如院官上日儀自

遷都以來朝野怨讟訛言屢行或云源仲綱

等擁以仁王之伊豆而今在甲斐 王 於是收

園城寺莊園罷圓惠法親王所帶天王寺檢

校職考治僧正房覺以下十三人停二會講

師圓全等公請流堂衆筒井淨明等 盛衰記

諸九月相摸入大塲景親告曰伊豆諷人源
賴朝稱兼一院詔躋高倉宮令旨發兵攻殺
目代平兼隆據石橋山景親聚兵擊破之賴
朝逃竄栢山不知其所之或曰抱石赴水或
曰穴地自理死既而靜海族黨在東國者頻
告曰賴朝死石橋者妄也北條佐々木三浦
等皆屬之伊豆駿河等八州將士雲集兵勢
大振靜海懊悔自咎曰彼八州又士多是為
義門族臣孽也我不之慮放彼於東國猶使

八州擁戴而滅我門也譬諸殺盜鑄放虎野
猶微池厄彼焉獲全首領今忽忘前恩闕弓
於我槩曾禽鳥之不如神明豈佑之其必蒙
天罰也乃請上皇下討賴朝救上皇曰宣養
之法皇靜海愠曰方今天子幼冲事不可不
決陛下何為踰之以請法皇聖慮其與源氏
耶上皇笑而謝下官符東海東山北陸三道
諸國北陸二字以討賴朝以維盛忠度知度
為遣討使明海月記故春宮帶刀源義實子義

仲亦起兵信濃應賴朝鍊是月上皇又幸巖

島王海百鍊静海屏又迫請曰既下討賊救

無復疑於陛下尚冀賜誓書而明不與源氏

否則放陛下於此上皇曰朕年耄於公何負

而疑朕至此如其所請則何難之有宗盛進

紙筆静海耳諾令書書成賜之上皇竊與侍

臣語歛教流涕静海還自巖島心稍解造宮

慶野復徒法皇盛衰十月維盛與賴朝對陳

富士川聞東國震大至將士恐懼無復鬪志

會水鳥夜驚噪以為敵兵襲來彙軍遁走時

又作歌譏笑之静海大慚志王海山槐記盛

十一月新都宮成帝徙御馬延曆寺屢上狀

請復舊京静海集百官令言西都利害衆皆

兼意盛稱新都之美左大辨藤原長方獨抗

議以為不便静海不懌罷坐盛衰記長方作

古事談俄之移公卿而復還舊京宗房誤今據續

盛衰記平先是福原第屢有牲有物如人面

大可充一室夜瞰静海平家又中夜有聲如

大木僵而空中洪然大笑又所愛駿驕曰望月一夜鼠象尾生子又庭上有觸體數百旋

轉交錯聚為一巨壘高數十尺忽生子萬眼

盛衰記平家物語自維盛等敗後東海北陸諸源兵

勢益振前右兵衛尉源義經弟義兼亦起兵

近江應賴朝盛衰記十二月遣知盛等討之義

經奔鎌倉鍊時延曆寺僧徒與園城寺連和

而與義經遣兵擊之延曆寺僧徒逆戰山科

鍊時又遣清房盛衰記作事從山科家物語

鍊時攻園城寺放火燒之堂宇靡有遺餘僧徒

死者八百餘人盛衰記初興福寺僧徒發兵

至木津川聞以仁王敗而引還攝政基通遣

氏院右官別當藤原忠成調息僧徒殺轉忠

成褫衣遂之重遣左衛門權佐藤原親雅偵

其聲勢恐怖而還自後僧徒蠢動不已朝廷

遣使詰事由僧徒曰非有他志唯圖靜海靜

海聞之以妹尾兼康補大和掾北邊所率數

百騎赴馬蹄發誠之曰莫若甲冑執弓矢而

使僧徒致疑也僧徒聞兼康至率兵未攻士
卒多敗死僧徒梟其首猿澤池兼康僅以身
免先是興福寺復園城寺牒譏朝靜海父祖
寒微旦曰平氏之猶糠武家之塵茲進士入
道信救之辭也靜海大怒索急信救懼漆身
為癩亡去後為源美仲書史所謂太夫坊覺
明是也又作木偶首搥擊蹈蹴教人故問是
何人首曰此是太政入道首靜海益怒盛衰記平
家物遣重衡將兵數千擊之焚東大興福二

寺

王海盛衰記平家物諸

於是天下諸道教平氏者曰

相續士卒多逃亡靜海意頗沮喪請法皇復
聽政院中法皇讓而不聽盛衰記固請再三既
而後之獻美濃讚岐以為御分國以天下事
專委宗盛王至是靜海悔心漸生欲慰法皇
意納其女為更衣上皇晏駕終旬餘法皇雖
宅憂不能拒焉盛衰記平家物諸

大日本史卷一百五十二終

大日本史卷一百五十一
平清盛下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細條 枝

大日本史卷一百五十三

列傳第八十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細條 枝

平清盛下

養和元年靜海聞關東兵至自南海遣兵守
緣海處所時尾形惟義據西海河野通信跨
南海共為源氏外援維盛知盛等雖向東北
或逗撓病還靜海急患更使宗盛赴東國未

發會靜海得疾身熱如火渴水石槽涼浴以取
冷則水沸作湯病勢日熾妻時子祚二位尼見
其不可起問所欲言靜海大息曰平治以還奮
威柄於海內官至太政大臣身為國家外袒復
患何不足第所恨者不見賴朝首我沒之日莫
造堂塔莫供養佛願斬賴朝首以懸墓上凡為
我子孫者宜體是心莫敢懈宛轉煩躁七日而
薨時閏二月四日也歲六十四玉海明月記山
家物茶毘愛宕是夜盜行火蓬壺藏骨經島盛

記平家物諸按東鑑曰以遺命藏屬其疾懼以

僧圓實奏法皇曰臣死之後陛下每事宜與宗
盛議法皇依違靜海右愠色遂許之王凡其一
門公卿十六人殿上人三十餘人諸國受領衛
府諸司六十餘人守領郡國過天下半富均王
室袂服冠帽各畫豪華一時尚之曰六波羅樣
大納言平時忠每謂人曰無男無女自非此一
門人非人也靜海守安藝日奉詔作高野山大
塔闕六歲竣功夢先僧謂曰大塔之造營倚矣

大日本史 卷之百五十三

美哉我有志願請啓一言安藝嚴島與哉
前氣比雖西北異境實金剛胎藏之西界也
然氣比殷盛嚴島荒廢為修葺之鄉身及子
孫必享福祿後靜海奏諸朝遂修葺嚴島社
窮極壯麗遇內侍巫女甚篤凡有事則必禱
馬盛衰記平又撰津輪田崎地勢峻惡其艱
漕運公私往還沉舟喪命者年年相繼靜海
憂之欲為築一島為泊然被風濤衝壞久而
不就命寫一切經於石沉以填之又請官令

畿內河內和泉攝津及山陽南海二道諸國
充其役既而功成自此而後行旅無有其患
人以便之名曰經島山搦記盛衰記平家物語有十一男
九女長重盛次基盛次宗盛次知盛次重衡
次維俊次知度次靖定次靖房次靖邦次良
衡重盛自右傳知度叙從五位下任參河守
壽永二年與維盛等將兵討源義仲至越
中礪並山會戰大為義仲所敗物故者五萬
餘人王海盛衰記平家知度馬中矢而殞

大日本史 卷之百五十三 三

九
卷之百五十三

田親義追而迫之知度揮刀擊而墜其兜鍪

遂斬之其子重義繼追知度麾下二十餘騎

采邊時親義從騎三十餘來救重義奮戰益

力互相殺傷知度度不可脫自刃而死盛衰記按

本書下段曰知度戰死于篠原而云知度者

靜海之弟也誤明矣今據平家物語取前段

所清定實大外記中原師元子靜海養為子

為式部丞叙從五位下任參河尾張等守海

中原氏壽永三年戰死一谷平家物語清房尊

守治義四年率兵燒園城寺記百鍊山槐壽永

三年戰死一谷等按盛衰記壽永二年德維盛

至哉一中礪並山大敗績自後不見其所終且

東鑑一各城陷梟平氏諸將首清房不在具

中亦非無所疑姑從平家清邦實權大納言

藤原邦綱子邦綱嘗與靜海情好款密以其

女妻皇衡靜海亦養清邦為子任侍從後為

丹波守叙正四位下平家海盛衰記良衡為寺

園氏袒系基盛不詳其所出清盛養以為子系保元元

大日本史 卷之百五十三 四

大日本書紀卷之百三十三

年年十七以撿非違使率兵守宇治防兵士
入京師路值宇野七郎源親治應上皇召來
赴基盛呼曰奉敕禁兵士齎甲入京師汝若
欲奉官家從我去否則不令得過親治答曰
赴上皇召基盛欲圍擊之親治彎弓射之基
盛兵披靡既而援兵四合基盛指麾士卒曰
敵無後援盡生獲之遂虜親治以下十六人
致之關下基盛飛矢滿身流血被骸帝壯之
即日敕叙正五位下見行本傳元物詔作叙

本再往宇治物詔元後出為大和守將赴任

路泅於宇治川溺水而死盛衰記系圖按盛

子曰行盛為正四位下左馬頭從權中納言

藤原定家學和歌及後帝赴西海遺平生所

著稿一卷而作和歌留別定家讀之感泣以

謂他日奉敕撰和歌必當載之其父俊成撰

千載集載薩摩守忠度歌而沒其姓名定家

為惜之後更數朝撰新敕撰集載行盛歌而

大日本書紀

卷之百三十三

五

大日本史卷之百三十三

書其官銜姓名盛衰記新壽永三年築壘備

前兒島將五百餘騎以防東兵為賴朝將佐

佐木盛綱所敗東鑑盛衰記帝崩于海上時

與左近衛少將有盛放矢射殺數人敵入舟

乃執短兵血戰而死盛衰記初父沒之日

行盛幼弱及長以其母有夢日誦授婆品以

追福雖處艱難窮阮未嘗廢弛至是亦尚終

其所謀而後從事盛衰記

宗盛二條六條朝歷遠江溪路美作守守左

兵衛佐左馬頭仁安二年任右近衛中將尋

為參議明年進正三位任權中納言兼右衛

門督治承元年兼右近衛大將明年進正二

位任權大納言兼春官大夫三年辭官職公

神任按是後宗盛以政位干預及重盛薨靜

海益橫法皇嘗疾平氏顯權自藤原成親事

發靜海亦常蓄憤怒至是欲幽法皇宗盛帥

兵圍法住寺殿法皇掩泣曰豈欲遷朕於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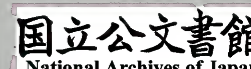
僻乎宗盛奏曰非敢然暫幸鳥羽北殿遂幽

大日本史卷之百三十三 六

于此法皇怨嘆曰昔屈有成親事殆至此賴
重盛力救而得脫人之云亡今至此極宗盛
不如兄遠矣明年上皇將幸巖島先幸靜海
西八條第召宗盛竊謂曰朕明日將發願朝
鳥羽殿不可不報相國為之如何言畢淚下
宗盛對曰臣從幸何煩聖慮為上皇乃朝鳥
羽殿西宮不勝喜相對而泣無幾宗盛諫靜
海從法皇於八條鳥凡第是歲安德帝即位
宗盛憑持外戚之重益逞威權

平家物語 諸養

和元年正月為畿内及伊賀伊勢近江丹波
等總管百鍊新 盛衰記及源賴朝起兵配所源義仲
相繼而起宗盛召中原兼遠詰責曰聞義仲
汝所鞠育也汝豈不知其謀宜縛義仲來否
則汝必死兼遠以誓書固陳懇宗盛等不復
疑盛衰記 平家物語是月源行家率東兵數千騎抵
尾張曰代馳驛告六波羅京師大驚騷兵士
乘間掠畧資財二月知盛為征東大將軍至
墨股病而還賴朝義仲兵勢日熾宗盛欲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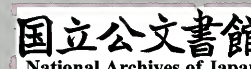
大兵自擊法皇下敕曰凡帶武官及自餘便
弓馬者宜悉隨從然州郡皆疑其官符院宣
出于平氏相率歸源氏宗盛將發會淨海荒
而止盛衰記於是宗盛啓法皇曰亡父所為臣
間有所不欲而臣之不肖不能諫止自今而
後皆仰宸衷聞東征兵士糧食方盡亡父向
欲使西海北陸二道轉餉具祖賦事未施行
而沒於今則無術進討願聽聖裁法皇集公
卿議之海三月重衡等將七千騎戰于墨股

大破行家而還

樞平家物語諸本以知盛病還考三月事蓋誤以二事為

一車今據玉海百鍊先是賴朝竊奏法皇曰

臣非謀反欲除賊身聖慮若眷眷平氏則如
古昔源平兩氏相殘奉仕冀試其忠否法皇
以書示宗盛奏曰和解者實為美事然有亡
父遺命曰凡我子孫必當暴骸於賴朝前臣
等既受此書義不可不伐也海壽永元年復
權大納言尋拜內大臣賜左右近衛蕃長各
四人為隨身兵仗至拜賀日儀復是盛神仔



記時東北諸源將入京師時入譏其不以軍

國為意華麗自誇王海盛衰記二年叙從一

位辭內大臣補先是朝議徵兵諸國畿內及

紀伊伊賀伊勢尾張參河播磨美作備中備

後安藝固防長門豐後筑前筑後大隅薩摩

等兵來集四月以維盛通盛忠度行盛經政

清房知度為追討使率十萬騎先攻義仲行

奪貢賦掠民財進至越前陷義仲將仁科守

弘尋所守燧城復越前加賀遂至越中與義

仲戰于礪波山大敗績盛衰記平義仲抵近

江宗盛遣書延曆寺請接僧徒不聽義仲進

屯延曆寺總持院宗盛乃遣賀盛備之王海

新盛衰記又遣知盛重衡盛衰記既而諸源分道入

京師於是召還諸將將奔鎮西知盛等以為

不可宗盛不聽定議西狩先是宗盛竊議挾

法皇而去或知其謀密告之法皇潛出宮而

避之宗盛惶惑計無所出乃自火第宅收劍

璽奉帝及建禮門院皇弟惟明王而西闔族

皆從盛衰記年叔父賴盛後而不至部將平

盛嗣謂宗盛曰池殿麾下無一人至者必是

留京師請擊之宗盛曰忘恩捨義之人雖來

何益言而莫問行至福原勗勵臣僚士卒曰

方今四海拔蕩天子蒙塵汝輩能盡死力以

護神雷乎皆曰奮歎猶知報况於人乎君臣

之分不以盛衰變心唯命之後宗盛悅於是

拜靜海墓終夜奏樂誦經盛衰記翌日燒故都

皇居公卿第宅泛海如太宰府盛衰記年既

而法皇下詔削平氏二百餘人官爵按要記

八十九人盛衰記一以高倉帝第四皇子登

極位是為後鳥羽帝宗盛等聞之曰悔嚮不

若取三四宮未也時刑部卿藤原賴輔為豐

後國司遣子賴經理國務聞平氏入太宰府

進命賴經拒馬賴經與州人尾形維義謀以

院宣倡九國二島兵士攻平氏盛衰記年宗

盛遣資盛等說以順逆維義不從平家發兵

由博多乘攻乃遣菊池高直原田種直持兵防

大日本書紀卷之百三十一

中水島大破之斬其三將獲首一千二百級

盛衰記平家物語十一月遣教盛教經重衡平家物語知物

盛衰記平家物語經今從盛衰記教將一萬餘騎平家物語知物

源行家戰于播磨室山又大破之遂復備前

播磨山陽南海十三州將士漸為其用先是

義仲賴朝互生嫌隙義仲以水島室山二戰

頻敗叙平氏勢益振乃欲與之連和共擊賴

朝密遣書屋島達其意宗盛喜欲許之知盛

固爭而止盛衰記明年築城於攝津一谷廣乘

三里包福原故都北限山南至海一谷為西

門生田森為東門兵士十萬餘免收其中又

設船數萬艘以備水戰二月駐蹕於福原行

宮時在讚岐廢衆二千餘人殺赴京師連襲

教盛備中下道行營通盛教經擊走之衆抵

淡路屬源義嗣義久通盛教經攻而殄之遂

欲至伊豫擊河野通信通信懼走安藝與奴

田太郎連奴田教經進而陷之虜奴田太郎

通信逃走又敗安摩宗益於西宮平家物語

大日本書紀卷之百三十一 三

大日本史 卷之百五十一

景因部軍茂於吹井浦平家物語重通信與

尾形維義海田宗親曰杵維高等據今木城

又擊走之盛衰記平家物語義仲驕橫日甚賴朝使

其弟範賴義經討殺之先是法皇下詔賴朝

收一谷於是範賴義經大奔兵赴概津資盛

等陣三草山西與義經對義經夜襲之軍中

驚動自相鬪爭資盛走屋島範賴率五萬餘

騎向東門義經令田代信綱土肥実平等將

七十餘騎攻西門自帥精騎三千徑下自鷗

越冒險而進襲不備放火燒營內外齊攻城

中人馬蹂躪宗盛倉皇奉帝泛海如屋島士

卒爭舩攀援舟中以刀皆斷其臂覆沒巨艦

三艘溺死者多盛衰記平家物語通盛忠度經正敦

盛知章經俊業盛盛俊等戮死按玉海盛衰

將互有同異今參取東鑑盛衰法皇憂三種神

畧在外及獲重衡令遺書宗盛上之約當貴

其死重衡初辭已而從命宗盛得院宣及重

衡書乃奏答曰方賊徒倡亂京師失守臣等

大日本史 卷之百五十一 十三

大日本史卷之百五十三

以居外戚幸幼主母后避氣西海三種神靈
傳國大宝不可一日離玉體也冀法皇陛下
暫幸于此待亂平條為之否則相率赴高麗
百濟惜神靈終為異域之物今義詔旨曰復
神靈於京師則當宥重衡死向親族多死一
谷豈重衡独忍欲生哉遂不奉詔盛衰記平
王海二月二十一日書或人說云宗盛奏若
還三種神靈帝及后后慎聞命於臣則不欲
入京師願賜護岐留居使男清宗從乘輿也
人三月初書定長說云宗盛答救大畧欲和
親也所載止此不及其詳見或人說東已而
繼盛衰記其錄無所見故詳于此

又徇山陽道九月行盛守備前兒島為賴朝
將佐佐木盛綱見破東鑑九月二年正月
知盛屯兵長門彦島守門司關以備東兵是
月義經督諸軍抵渡邊及將解纜大雨暴風
諸將不欲發義經別將精兵一百餘騎衝風
濤猝至宗盛以田口成良策奉帝泛海留將
士守城二月十八日東兵放火屋島行宮軍
屋悉為灰燼烟蔽海平軍不能支入海避
之於是海陸放矢相挑宗盛召教經曰聞向

大日本史卷之百五十三

義經未突僅七騎我軍慮其後騎尚多猶豫
間遂逸之夫義經者鑑伏鮮明於衆中自易
識別卿其努力教經乃率精兵三十餘人進
船登岸義經使土肥實平畠山重忠以下拒
之教經躬自督戰東兵多所殺傷義經退陣
牟禮高松教經陣于八島其間相距可一里
教經謀乘夜襲營時江見盛方與平盛鬪爭
前鋒不決詰旦義經帥七十餘騎奄至平盛
嗣藤原景清以下執短兵接戰東兵放矢急

攻騎步勢不敵又避之於海既而熊野別當
堤增河野通信屬義經東軍益振宗盛奉帝
遁者渡義經來攻又不能保泛船經彦島如
管崎盛衰時範賴領大兵在豐後以故官軍
不得進回船漂泊擅浦義經舟師七百餘艘
來攻宗盛等發戰艦五百餘艘拒之奉帝徒
御戰艦故使士卒駕唐船以疑東兵逆料及
接戰東兵必先攻唐船官兵前後夾擊之是
萬勝之術也時田口成能視官軍日蹙漸壞

大宋史 卷之百三十三

携貳竊告之義經東兵知其謀急攻之成能
亦應之官兵大敗劔知盛來帝躬告二位尼
曰事既如此無復可言二位尼憂憤曰宗盛
實非相國之胤亦非我所生宜其心操不似
小松內府彼必為虜矣初二位尼視宗盛庸
劣不勝負荷竊詣侍御曰我生重盛後不復
有男先公常憂之後會有身欲其為男禱祈
神佛而終生女祕之不告覓得清水寺北坂
華工家兒容易之先公大喜我沒先公世終

不言之至此二位尼不勝悲憤始言之乃抱

帝以帶相纏結挾劍墮投海而死陳鑑曰二

室劔按察局奉抱先帝共以沒海又載義經

注進散按察局雖奉抱先帝入水存命盛衰

記二位尼赴海下文又云八條殿亦相繼

海按稱八條殿者謂二位尼也作二人謀

據愚管針百鍊針平家物教盛知盛經盛資

盛有盛行盛等相繼溺死宗盛清宗不能引

决彷徨舟中兵士醜之故為矢手相觸而擠

之父于素善綢緞橫浮游東兵以熊手鉤而

捉之送于京師父子同載用八葉車徹前後

大宋史 卷之百三十三 十六

大正
卷之百五

簾拘于義經掘川第五月送于鎌倉路苦折

宥死義經慰曰必可以軍功贖宗盛喜曰苟

得延餘喘雖竄遂遠惡亦所甘心也盛喜曰苟

諸六月入鎌倉賴朝幸簾引之別室隔庭而

見盛喜比企能貞傳命慰旁宗盛竦動慎息

曰若得宥一死則當出家事佛也東鑑賴

朝不忍致刑欲其自裁殛上居魚置刀以示

之宗盛不之覺清宗粗知其意然觀望父顏

而止呼宗盛曰讚岐權守改名末國盛喜

物平家又還京師往抵近江篠原義經置宗盛

父子於別所宗盛曉其意乃請義經引僧受

戒義經許之遂斬之愚管針東鑑百鍊針

語時年三十九神就平家師聚觀平家物

癩者建禮門惡之餘一至此乎我聞此

院對後白河法皇懺悔往事亦自西海舟中

披誣與兄宗盛通之語蓋當時醜詆之言木

必得此故傳首京師梟于獄門標樹吉記東

平盛家物記有二子曰清宗曰副將清宗叙從

丑位下加首服於法皇宮聽昇殿禁色雜袍

平家物語
卷之百五
七

大日本史 卷一百三十三

尋任侍從兼備前及累進叙正三位任右衛

門督補任與父俱斬於藤原愚管針皇紀盛衰記百鍊

家物時年十五伊藤才八坂本東寺本平副

將甫生七日而失所恃其母臨終深以為念

宗盛慰諭曰莫深恤後事兒至三歲則著袴

五歲則加冠更名能宗也母大喜乃頻呼能

宗而終由是宗盛甚鍾愛之常謂清宗為家

嫡宜為大將軍知東國事此兒為副將軍知

西國事故呼曰副將及宗盛見虜義經斬之

六條河原時年八歲東鑑為六歲乳母二人

不勝悲慟赴水而死盛衰記

知盛平治元年叙從五位下累遷任左近衛

中將治承中叙從三位任左兵衛督為院院

別當補任及前右兵衛尉源義經起兵近江與

姪資盛等將兵數千擊之義經敗走東鑑盛衰記

誦物斬首二百餘級生獲四十餘人玉養和

元年二月擊源行家於美濃罹疾而退東鑑

盛衰記無幾任參議壽永元年拜權中納言補任

大日本史 卷一百三十三

大... 卷之...

時東北諸源口彊盛二年源義仲進至近江

屯延曆寺總持院兄宗盛大懼遂定議西狩

既出京師叔父賴盛留而不往兵眾頗離畔

盛哀記平宗盛悔之知盛曰前途未必有可

倚憑故向固勸守京師而公不用我言今至

此無可奈何愠形於色物誌既而抵屋島及

厚賴朝義仲構障義仲遺宗盛書請和宗盛

悅欲許之知盛諫曰向為彼所侵逼以至干

此今復欲禦之和賴朝謂公為如何天子在

焉彼若卷甲戴兵自造軍門乞降則許之何

請知之有公宜以此意答之宗盛從之義仲

遂不至盛哀記三年東軍將源義經陷一谷城

知盛守城東門敗走追兵迫子知章力戰

而死知盛乘良馬獲免濟海上船船狹不容

馬鞭令還陸田口成能曰名馬可惜莫令賊

獲請射殺之知盛曰是晚我急者正復令賊

獲無乃忍殺乎見宗盛垂泣曰子援父而死

父忍而走若使入有之我亦唾面今自為之

大...

卷之...

大日本史卷之百三十三

人謂我何宗盛稱知章武幹深憫惜之盛象記平

家物重衡為虜法皇遣使宣詔曰卿送書宗

盛令上三種神焉然則可省死而歸屋島重

衡乃書遺宗盛二位元泣請宗盛上神贖

重衡死左右悲慟不能仰視知盛曰縱上神

置重衡決無還理宣漸不可從彼詔也眾皆

然之平家子弟相聚屋島悒鬱無聊宗盛曰

今離京師三年于此淪落之悲固切懷抱辟

諸先公晚年我新幹盡而逸高倉宮猶不足

以為比知盛睥睨宗盛曰東北叛賊昔諾我

恩歟焉奮好昏歸賴朝雖鎮西亦莫不然以

故我因請待賊京師殊死相關至刀折矢盡

而已然非我一人可得而留後眾至此豈非

歎恨之甚乎盛象記平於是造壘其管國長

門房島塞門司關以備諸源源四年二月義

經陷屋島舉旗泛海將赴九州地時源範賴

屯兵豐後遂不得進漂泊長門檀浦義經迨

至大哉海上每師四合知盛獨立於為激勵

大日本史

卷之百三十三

辛

將士曰我唯存今日而已莫敢退自古號將
勇士欲免一旦死終為囚虜者避必死求苟
生也卿等預命此時貽名後世莫令東賊視
軟弱萬眾一心要提義經投之海所求止此
乃見宗盛謂曰今日合我士氣皆倍但阿波
軍能獨不然我率其有異志請斬而徇軍宗
盛不聽知盛再三彊之宗盛不得已召軍能
曰汝之舉措不似向前豈屈撓耶宜號令四
國眾奮其銳氣知盛在側担刀宗盛遂不肯

軍能果致東兵攻急知盛往女院及二位尼
船宮女等泣而問狀知盛粲然大笑曰無復
可言今日正見希有東男耳乃自執箒掃除
令悉棄穢雜物既而帝崩于海宗盛見虜知
盛聞而垂泣深耻之遂與叔父教盛並坐自
及而死車鑑盛衰記一說平家物語諸作投年
海今從嚴嗣雜事記盛衰記本文
三十四盛衰記平家子知章為武藏守一谷城
陷與知盛敗走兒玉黨數人蹶而追之其臣
監物太郎賴賢射殺其一人其二人進迫知

大日本史 卷之百三十三

盛知章遼而搏之獲其首知盛得聞而免知

章遂戰死時年十七盛存記平家物語知章身知忠

平族赴鎮西時年甫三歲乳母子紀二郎太

夫友方八坂本平家物語友方作爲携出京

師往備後管内居數年至伊賀富山中僧舍

及年十四歲潛還京師匿法性寺側平氏殘

黨平盛嗣藤原忠光藤原景清以下潛來屬

京師騷擾平家物語建久七年六月將襲賴朝妹

婿藤原能保第明月記後藤景清在京師能保

使基清圍而攻之射戰移時從士二十餘人

死知忠度不可免自及而死時年十六友方

亦自殺盛嗣景清遁去如自才八坂本平家物語

重衡應保二年叙從五位下尋任尾張守除

左馬頭嘉應義安間累進叙正四位下治義

二年任左近衛權中將四年補藏人頭是歲

五月以仁王事起與維盛等將兵二萬餘敗

源賴政於宇治川玉海山平家物語振旅還

帝敕重衡戎服進見親問軍狀玉海山十一

大日本史 卷之百三十三

大日本史 卷之百五十三

月率兵數千騎向南都盛衰記作三萬餘騎

平家物諸攻東大興福二寺僧徒塞

奈良坂般若路設穿數鐵菱重衡進擊放火

氏舍時天風狂急延及二寺燒一百餘宇大

像亦為灰燼僧徒大敗北山樞記盛衰記斬二

百餘人梟首三十餘燒死者一百余人殘黨

皆逃走摺盛衰記及平家物諸諸本僧徒死

鑑養和元年三月與維盛等將七十餘騎擊

源行家於尾張墨股隔河對陣盛衰記平

家將乘夜來襲重衡馬平出於河濱浴馬因

覘知之走還報之東鑑乃逆擊破之斬其將

卿公義圓殺獲甚多東鑑吉記盛衰行家退

走小熊飛驒守藤原景家上總平家物諸行家退

越中前司平盛俊等相繼攻之行家軍放矢

拒之不支而退重衡維盛親將二千餘騎當

之景家等四十餘騎集合大戰行家敗走平

軍乘勝遂北于尾張折戶長門本平家物于

熱田累破之行家稍收散卒保參河矢矧東

大日本史 卷之百五十三

大日本史 卷之百五十三

岸於是設謀佯言東兵大至重衡等以為眾
寡不敵引兵而還盛衰記再任左近衛權中將

叙從三位補壽永二年九月平族奉帝至屋

島遣諸將畧山陽道閏十月源義仲遣其將

高梨高信矢田義清海野幸廣來攻重衡與

通盛教經帥舟師二百艘拒之備中水島斬

義清幸廣獲首一千二百級盛衰記平十一

月敗惟資于東川吉記惟源行家于室山斬

首一百八十級明年平族築城一谷奉帝來

守二月源範賴義經率兵來攻重衡守東門

生田森城陷而走庄家長父子急迫之按東

月七日記曰重衡死明石浦為景時家固所

虜本書五日記曰重衡死明石浦為景時家固所

即家長而無家固者家固家長疑有一誤平

家物詔曰庄四而高家扼原源大景幸二騎

追而不及景季射其馬重衡不能走高家迫

虜之南都本本八坂本父子三人長門本單作

景時伊藤本本八坂本父子三人長門本單作

是重衡馳至須磨浦家長追而不及放矢射
馬重衡有副馬令親臣後藤守長騎疾呼索
之守長不顧而走重衡窘急家長馳至逼之

大日本史 卷之百五十三

大日本史 卷之百五十三

因授已馬繫縛之鞍盛衰記平家物語既而義經送

之京師拘于土肥實平宅法皇召重衡於藤

原家成堀河故宅遣右衛門權佐藤原定長

宣詔曰宣諭宗盛上三種神畧若奉詔旨則

命賴朝者死歸屋島重衡對曰曩相負盛以

來世為朝家之仇牙勤勞王事而至子孫獲

罪漂泊西海向通盛以下親族既見梟首臣

縱得生還勝敗豈係一又乎臣亦右何顏面

再見宗族至其神畧自非與乘輿俱決無還

京師矣然詔旨嚴重試以臣意也乃送書屋

島王海東鑑盛衰記平家物語二位尼得書悲泣謂宗盛

曰中將今如此願為我更為計宗盛曰同氣

之後固所不忍雖然神畧國家之大寶以之

為重衡一人必取嗤於賴朝且帝之所以為

帝以神畧在也大人獨愛重衡盍為餘子慮

遂不聽平家物語重衡乞從僧服義經為奏之法

皇不聽曰先使聞知賴朝而後議之於是請

招僧源空問法悔過源空假為剃髮授戒盛衰

大日本史 卷之百五十三 五

大日本史卷之百五十三

記平家三月賴朝遣梶原景時檣致鎌倉東鑑

盛衰記平家賴朝引見乃使景時言曰昔者賴

朝因故相國大造得有今日其恩山高海深

賴朝固無意修怨於貴家然以院宣之重首

舉義旗於石橋山諸州門族奮故響應遂使

貴族赴西海寬法皇衷襟刷先人耻辱不日

得致公於此豈非幸乎然則謁屋島大臣亦

應在通景時跪而將言之重衡意怒景時將

命乃遙向賴朝勵聲曰運命之窮今至如此若

不忘相國恩請速斬首賴朝乃厲將野宗茂善

遇之宗茂為具湯沐重衡以為死期既迫賴

朝豫使侍女于手往侍之及浴奉巾掠髮既

而言曰公有須髮惟命之從重衡曰無他只

欲剃髮為僧于手還報之賴朝不聽盛衰記平家

物記又遣于手及藤原邦通工藤祐經饋酒肴

慰之祐經敲鼓歌今様子手彈琵琶重衡乘

興吹笛先吹五常樂自謂曰是為後生樂次

吹皇慶急曰是往生急也既而夜闌宴罷重

大日本史卷一百五十三

衡留于手勸酒朗詠一曲曰燭暗數行虞氏

淚夜深四面楚歌聲邦通等還潑稱言語藝

能賴朝曰我有所思不蒞其席自以為憾

東鑑○盛衰記平家物語諸曰賴朝召宗茂曰

三位中將妙解音樂試以汝意勸令彈琵琶

我潛伴聽宗茂乃為供酒教使于手行酒杯

及三巡尚無歡色宗茂謂于手曰請歌一曲

進郎君酒于手謂於我耳則後生樂也我衡曰

受五常樂然于手謂於我耳則後生樂也我衡曰

欲往生之急乃取琵琶彈之者會風吹于手

歌白拍子石乃取琵琶彈之者會風吹于手

重衡撥絃改調詠曰瞻瞻而深憐之賴朝

謂于手曰行媒諧笑于手愧報曰無他賴朝

怒其不告實于手誓以神明賴朝以為重衡

不悅其色乃遣美女名伊王與于手隔夜更

直重衡與之游處然遂不至亂盛衰記平家

年六月以其請賴朝送重衡於南都使興福

寺僧徒救之僧徒議不受惟乞其首因斬之

於木津川上盛衰記平家物語諸曰賴朝

二十九神僧徒鼻之於奈良坂東鑑王海吉

家物

大日本史卷一百五十三終

大日本史卷一百五十三終

大庭景親
卷之百五十四

平盛俊 子盛嗣

藤原忠清 子景清 弟景家

妹尾兼康

大庭景親稱三郎景義弟也東鑑源賴朝據石

搦山景親及弟景久與武藏相模諸將三千騎

往攻稻毛重成謂景親曰日既暮矣彼此難辨

請以明日戰偶值三浦義澄等至九子河縱火

景親及諸將家景親望見曰是三浦黨之所為

也若延至明日彼必來加我腹背受敵勢難制

矣石橋之寨道路狹窄不便驅馳今乘敵兵寡

汝宜先攻陷明日徑與三浦黨戰則兩無失矣

乃進而攻之至曉賴朝敗走入相山景親乘勝

追北賴朝潛匿山谷景親踉蹌索之不得置閔

險隘漸接路遣騎報狀平清盛清盛大駭命維

盛忠度等將兵擊賴朝既而賴朝聲勢大振欲

逆擊平氏關東將士景附景親率一千騎迎平

軍往抵藍澤宿聞賴朝將兵二十萬越足柄山

甲斐源氏二萬餘屯駿河窮蹙計無所出逃于

大庭景親 卷之百五十四

河村山數日出降賴朝命拘于上總及平廣常

斬之固瀨河上東鑑盛男太郎關名與父共斬盛

記景久插股野五郎與景親攻賴朝于石橋山

與仿那田義忠搏戰獲首及賴朝敗奔景久欲

擊武田一條等督駿河日代橋遠茂兵赴甲斐

次富士北麓夜有群鼠悉嚙斬兵士弓弦景久

不知所為往至彼志太山會安田義定工藤景

光等來自甲斐與戰景久不能射潰奔東鑑及景

親被斬景久自度不脫東鑑遂從

平維盛擊源義仲于北國安宅軍敗北兵追北

至長並一松成合景久縱橫奮戰獲首十三創

重遂自殺盛先是景久與齊藤實盛等在京

師實盛謂景久等曰方今源氏兵勢日熾平家

屢失利顧請降才曾殿耶景久曰我曹素有名

于東國若其熱附寒離可為世愧如景久既決

矣至是戰死平家

伊東祐親姓藤原工藤大夫家繼孫也薙髮曰

寂心父曰祐家家繼年老娶寡婦婦有一女家

繼與之亂生祐繼祐家蚤世家繼乃立祐繼為嗣與之伊東莊令祐親兄事之與河津莊因稱河津二郎祐親怨恚曰我雖劣弱寔為適孫因宣秉重而今及為廢孽所阜遇甚無謂也及家繼改遂訴之廳剖判不平祐親益銜怒會祐繼罹疾將死祐親往問之陽為悲泣不堪祐繼見而為誠以子祐經屬之曰金石年及十五歲則子為加烏帽為子之女壻祐親許諾祐繼感喜而終金石祐經幼名也既長食伊東莊祐親以其女同往京師謁平重盛留祐經宿衛身還伊豆悉奪其采邑祐經遣人取租而不能得祐經訴之至司廩問以半給之祐親怒奪其妻更嫁土肥遠平祐經慚憤間行還伊豆竊謀殺祐親時源賴朝謫居于州會祐親及子祐泰與州豪族迎賴朝獵于奥野祐經命家僮犬見小藤太八幡三郎圖之伏赤澤山覘之祐泰先至八幡自後射中其要害祐泰顧而許矢不能發悶絕墮馬祐親繼至大見射之傷其手指祐親佯死

卷之百五十四

墮馬大呼曰有賊在此衆皆馳集大見八幡入
谷而逃祐親見祐恭拔其矢勵聲曰射汝者為
誰汝被一箭不言而死乎祐恭細語在咽中曰
嚮見大見八幡無傷大入邪言訖而死祐親悲
憤乃遣次子祐清殺大見八幡初賴朝抵伊東
與祐親女通生一兒偶祐親在京師祐親妻私
舉之祐親還家聞而惡之又恐獲罪於平氏竊
殺其兒兼圖害賴朝祐清告之賴朝去適北條
曾我治兼中賴朝舉兵敗于石橋山走土肥祐

親師兵三百追之不及乃燒土肥民屋而還盛衰
記後賴朝威輝日進關東悉降附祐親勢窮將
赴駿河會平維盛途遇天野遠景見擒時賴朝
叱黃瀨川遠景以祐親來其女婿三浦義澄請
拘之己家壽永中賴朝室有身因請宥祐親賴
朝許之義澄大悅使祐親詣幕府謝罪祐親嘆
曰我何顏面復見賴朝乎遂自殺祐經少宿衛
京師為左衛門尉稱工藤一藤東鑑煥工和歌後
事賴朝甚被眷遇常懼祐恭二子祐成時致復

大日本史 卷之百五十四 五

大日本史 卷之百三十四

讎竊說賴朝曰伊東孫河津二子為曾我祐信

所養伊東乃將軍之讎彼若成長必將逞其志

豈不危哉賴朝欲收二子斬之富山重忠等營

救獲免建久四年祐經從賴朝獵于富士野遂

為祐成時致所殺于獵場東鑑曾我物語子祐時小字

大房丸亦事賴朝東鑑祐清稱伊東九郎東鑑初賴

朝孫子伊豆祐清知其非常人私善遇焉父祐

親將殺賴朝祐清告其謀以避之賴朝深德之

及開府鎌倉虜祐親召祐清曰汝父仇視我我

猶不問汝德于我我豈忘之乎祐清曰眾人之

子死固其分也豈敢望報辭氣慷慨賴朝不能

屈祐清曰將軍若不殺我我必為平氏射公賴

朝曰人之忠而我殺之不忍為也欲從平氏則

任汝為之祐清遂奔京師後從平軍與源義仲

戰于篠原而死長門本平家物語

齊藤實盛稱別當鎮守府將軍藤原利仁之後

也世為越前著姓至實盛遷武藏長井事源為

義白河殿及待賢門之戰從義朝有功焉系圖保元

大日本史 卷之百三十四 六

大日本史 卷之百五十四

物諸平治物 義朝之東奔也實盛等僅三十餘

騎從之延曆寺僧徒牒知之衆三百人出要于

路實盛下馬手冒被髮蒙面給謂之曰我輩諸

國募兵遇在馬頭殿戰改為妻子偷生逃還殺

之何切若要鎧仗請悉獻所有但諸君衆盛恐

不能周給今從吾所自擲諸君獲之如何因投

冒於地僧徒競赴之衆棄其喧爭而馳過僧徒

大怒揮薙刀追迫實盛大呼自名旋馬當之僧

從辟易却去又進破橫川僧徒于龍華比至勢

多義朝謝遣實盛等各路分走期會于東國義

朝亡後仕平宗盛從維盛討木曾義仲于北陸

先是富士川戰實盛說關東將士騎射精強難

當我軍為之懼遂致不戰而走至是請宗成曰

臣必可致死此役以諱前耻也越前臣之鄉閭

親姻皆在彼古曰衣錦還鄉願得衣錦直垂以

為身後之華宗盛憐而許之及戰于篠原義仲

兵于塚光盛見其服以為將領乃進問名氏實

盛曰第獲吾首示汝之將自當知之遂搏為光

大日本史 卷之百五十四

盛所殺光盛以首示義仲曰言其狀義仲曰面
酷似實盛但鬢髮之黑可疑極口兼光或識之
乃召認之兼光一視潜然曰是齊藤實盛也平
昔詰曰我年老筋力弛疲其在行間每蒙少壯
輕侮固可歎也若臨戰欲為髮以伍壯者今踐
其言如此乃洗之鬢髮果皓然義仲壯其志為
掩泣時年七十三盛衰記平二子宗貞稱齊藤
丑宗光稱齊藤六事平維盛其西奔也宗貞兄
弟請從之不聽曰乃父北征留爾等不携似逆

知有今日矣為我保護幼子六代宗貞兄弟乃
止隨六代母子匿菖蒲谷六代之見捕兄弟從
之徒既東行及被貫還京共為僧不知所終家平

物詔盛
衰記

足利忠綱稱又太郎鎮守府將軍藤原秀鄉之
裔也世食下野足利莊仁安中遭讒收其食邑
俊綱往京師訴寃平重盛判還與馬俊綱深德
之思效力於平氏忠綱齒長一寸聲聞數里力
敵百人東鑑治承中以仁王之舉兵也賜令旨於

大日本史 卷之百五十四 八

忠網及小山朝政忠網與朝政同宗並為州之
豪右以故常相猜忌忠網素善平氏遂從平知

盛擊王於宇治會河水漲衆皆難涉裨將平忠

清議分兵守岸轉出于隈一口忠網進謂知盛

曰若紆道移時則備兵來援王入南都勢不可

復制矣且今臨敵軍何顧漂波哉乃戒勵兵士

徑濟從騎三百無一之溺者諸軍繼進遂獲大

克志網時年十七平家物語明年志太義廣圖

襲鎌倉乞援于忠網忠網欲因事而陳朝政即

應義廣及義廣敗逃慝于龍與居數日又出走

不知其所終倭網後為賴朝所攻其下相生殺

之出降鍊忠網有子曰忠廣義久之亂屬王師

戰死

平家貞鎮守府將軍貞盛之裔進三郎大夫家

房子也盛衰記家房作季房諸本系圖為記相

木工頭貞光給仕右京大夫正盛子孫世臣屬

平氏馬家貞任筑後守長承中豐明節會群僚

將辱忠盛于殿上家貞與子家長衰甲橫刀候

大日本史 卷之百五十四 九

于階下藏入頭源師俊叱却之家貞不肯去曰
身忠盛之後士也有所聞而來以備非常願目
仰視鏡氣勃勃衆意大沮不能敢發忠盛亦以
詭計欺衆竟得免矣盛衰記平家物語清盛如熊野路
聞藤厚信賴作亂欲還擊之而無害仗家貞出
其所育長櫃五十具鎧胄弓箭若干入昏服具
有備清盛聞信賴兵盛欲赴四國徵兵重盛諫
其逗撓家貞力贊之遂還京師及源義平攻六
波羅家貞與子貞能力戰有功平家物語日向太郎

通良及于肥前遣家貞討之通良勇悍城固不
能拔既而官兵磨至賊衆漸散踰歲城陷斬首
三百餘級傳通良及子通秀親能等七人首于
京師上皇御鳥羽殿觀之家貞從騎二百餘整
隊而行姿儀端潤進退可觀上皇使人問姓名
家貞馬上應對觀者為美盛衰記百鍊鈔子家繼貞能
家長家實系圖家繼為第四子盛衰記為貞能
第今從王海山楊記長門本平家物
詔家繼義烈篇

貞能為筑後肥後等守清盛特以為腹心東治

九
卷之百五十四

兼四年菊池高直等起兵應源賴朝貞能將兵
赴肥後攻高直城兵固守貞能計其不可急拔
台圍守之扼險要絕糧道高直食盡而降厚田
曰抔戶次等相踵納款振旅歸京師其在鎮西
也差官使謀莊園社寺徵兵糧誅求峻急筑紫
之民為之冤苦時諸國瓦解干戈日興聞振津
源氏多田行綱以兵塞川尻貞能將兵騎五百
往而擊之事安而還路過宗盛奉帝西奔貞能
迎謂宗盛曰吁何至此今播遷鎮西為賊所逼

則悔而莫及實為可耻請速迴駕京城以決成
敗於一戰矣不聽貞能凄然曰臣眷戀京師不
能從駕乃還京師詣重盛墓感愴移時發墓叔
骨藏之駕野山盛衰記平又從宗盛于福原及
其在太宰府緒方惟義發兵來攻宗盛遣貞能
兵防之不利而退盛衰記異本後逃已削髮更
名以典因字都宮朝綱乞命賴朝赦之稱肥後
八道東鑑平家物語盛衰記以典據系圖○常
珂郡瘞重盛遺骨結茅行
方郡若海村閉居以終云

大日本史 卷之百五十四 十一

平盛俊清盛之族父也父盛國歷伊勢守為族

非違使鑓盛俊為人長壯多力任越中守平治

之亂後重盛拒源義平於六波羅平治養和初

將兵擊源行家于墨股有功又率子盛綱盛嗣

及兵五千從平維盛擊木曾義仲于篠原相持

安宅川盛俊遣盛綱測水得淺處督眾涉與義

仲兵接戰復與行家戰志雄會義仲來援乃却

宗盛之西奔盛俊舉族從之保一谷城城陷諸

將出走盛俊力鬪而死平家物語盛國壇浦之

敗就虜送于錄倉自斷食而死鑓第盛久為左

兵衛尉墨股川之戰從平重衡右門鏑○長

物詰曰盛久從平宗盛西奔軍敗逃還京師是

干民間嘗信觀也音造等身像置清水寺至是

變服徒跣詣清水寺賴朝使土屋宗遠斬之申比

政所捕送錄倉源賴朝使土屋宗遠斬之申比

濱臨刑宗遠所執刀折投之復折馳使告狀會

賴朝妻北條氏誥旦所夢事適相符而免死復

其食邑與良馬一匹而遣云事盛俊二子盛綱

盛嗣盛嗣為右兵衛尉稱越中次郎兵衛養和

元年從平知盛攻源行家于尾張川壽永二年

從平維盛攻木曾義仲于礪波山又與義仲將

大日本史 卷之二百五十四 註

大日本史 卷之百三十四

矢田義清戰于水島大敗之手斬義清屋島之

戰盛嗣舟中持鐵格鈎義經冒幾獲之小林宗

行救義經盛嗣復鈎宗行斬其鎚盛衰記平家物語

及戰敗逃匿京師會平知忠招聚義故舉兵于

法性寺盛嗣往屬馬為藤原能保所攻知忠自

殺盛嗣奔于紀伊後平忠房忠房死後往但馬

入氣比道廣家為養馬卒因與其女通每浴馬

常為馳射勢道廣心知為盛嗣而不問既而道

廣番直京師盛嗣時往來京師數遊故妾家妾

使人告錄倉賴朝命道廣捕之道廣乃遣妹夫

朝倉高濤壯士數人執之盛嗣方浴見逮者至

出叱曰奴輩吾今欲亡即亡汝微索亦安得施

然吾義不累主人乃解衣帶出而就執賴朝見

而責曰汝平氏同屬何不死事於西海盛嗣曰

惜諸將遽就擒滅果不自揣欲更奉一主以復

先業苟活何見怪賴朝又曰汝從我第義經有

諸曰向在京師圖源判官然防閑周備計終於

不果而後所貯腰刀箭鏃欲試銛利于將軍之

身賴朝意欲赦之慮其不可為用斬于由比濱

平家物語
長門本

藤原忠清事平清盛為侍所別當任上總次年
十八會有二賊亡匿鳥羽殿寶庫鎖門自守逮
者環視懼不敢入忠清即踰垣直前手又一賊
縛一賊眾服其膽勇以仁王之舉兵也忠清與
弟景家從平知盛擊而破之又以先鋒屬平維
盛東討源賴朝軍于駿河富士川西夜有水禽
喧騰眾以賴朝兵襲至也舉軍大擾自潰而還

盛衰記
平清盛大怒年斬忠清因平盛困力救

得免尋從維盛攻源行家于洲股川還從平宗
盛西奔及平氏滅削髮走匿于志摩麻生浦所

擣斬于京師六條河原

東鑑盛衰記○平家物語
忠清兄弟值清盛

曰忠光曰景清忠光事具義烈篇忠綱稱上總

太師治兼中從攻源賴政于宇治射殺源兼綱

從討木曾義仲戰死

盛衰記
平家物語
景清稱上總七郎兵衛軀幹長大以勇聞一時

大日本史 卷之二十一

世呼曰惡七兵衛壽永中屬平維盛攻木曾義
仲不利屋島之戰景清登岸與美尾屋十郎接
戰十郎却走景清逐之左拔薙刀右捉兜鍪首
手相擊斷其鈕鍛十郎狼狽遁去東軍迫擅浦
平盛嗣與後藤範綱交搏於舟中幾危景清自
旁擊範綱救之平家物語 盛衰記平氏滅景清從維盛
子知房據紀伊湯淺為熊野別當湛增所攻知
房終降景清已走建久中賴朝如東大寺景清
乃出降賴朝屬和田義盛護之及還鎌倉因拘

其家久之義盛厭其不遜而辭於是移置八田
知家許居歲餘景清度終不可免絕食歿而死

長門本平家物語 忠清弟景家

景家任飛騨守壽永中與義仲兵戰備中水島
斬其將海野幸廣增浦之敗景家與兄忠清別
髮已去不知其所終平家物語 盛衰記二子景高景經
景高稱太郎左衛門守治之戰追以仁王到光
明山下王中流矢殞獲其首而還又將兵五百
屬平維盛擊木曾義仲大敗退戰安宅渡景高

大日本史 卷之二十一 五

時以所率當根升行親兵二百餘人奮戰久之

被此殺傷畧盡遂為行親所殺平家物語 景經

稱三郎左衛門平宗盛以其乳母子最親昵之

壇浦之敗宗盛投于海為伊勢義盛所鈎執景

經厲聲叱之跳入其舟揮刀斬一卒進欲擊義

盛垢親弘自旁射中景經賴而死平家物語

妹尾兼康備中人也食州之妹尾作瀨尾壽

永中從平維盛攻才曾義仲戰安宅渡為倉光

成澄所擄將斬義仲奇其狀貌釋之屬成澄弟

成氏拘馬屈心事成氏甚得歡心因說曰妹尾

莊善水草君當乞而得之我為嚮導成氏請義

仲與俱往兼康子宗康聞而未迎遇于播磨國

府行抵備前三石驛會親明載酒棗終夜劇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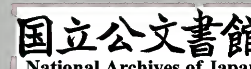
成氏辭卧兼康與子宗康刺殺之又襲救源行

家所置吏于備前國府於是招募兵士得二千

餘人乃設塞于佐々迫守之會義仲帥兵赴備

前準備之大怒令今井兼平以兵三千擊之兼

康敗走保備中板倉川追兵至又敗與倉光成



澄文搏墜水中引成澄刀殺之奪其騎而走
 宗康體膚充肥足腫不能從行因踏道上兼康
 既行里許不忍棄去復還前處相見揮淚既而
 追兵驟至慮其不可免乎又宗康銜敵斬數人

遂為所殺干家物語○盛衰記曰初兼康拘成

於導及到播磨詐謂義仲之兼康以具士人命為

州人吳常釋也又誘成澄曰我前所食妹尾莊

乃與兼康俱赴妹尾比抵隔前和氣渡慈干路

傍佛寺兼康謂曰妹尾距此不幾但邑人未知

乃新司之臨恐供給有闕我可先往告諭父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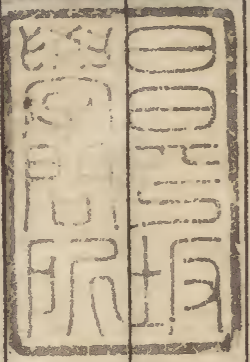
成澄因招集士兵得三百人扼伍之迫之峻備

之義仲聞成澄見殺大怒未攻兼康兵敗退保

救藏復敗乃與子宗康出走宗康體肥不能從

步俱入林中藏大木射追兵矢竭各割腹而死

今後平家物語



大日本史卷一百五十四終

大日本史

卷之百五十四

七

